



胡亚玲工作照。

# 胡亚玲：黎苗文化的影像记录者

文|海南日报记者 郭畅



东方白查村黎族妇女在树下织锦(摄于2008年)。

## 摄影源于对海南的情愫

1992年，当胡亚玲第一次踏上海南这片热土，就被独具魅力的海岛风光和淳朴热情的民风所吸引。1993年，因工作调动，胡亚玲定居海南，因为喜爱当地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色，在接触了一些专业摄影师的作品后，胡亚玲深受感染和启发，萌发了学习摄影的念头。

1996年，胡亚玲购买了第一部属于自己的尼康F4相机。“我走上摄影创作道路时，已过不惑之年，最初并不知道自己要拍摄什么，后来碰到纪实摄影家赵铁林老师，看到他发表的几组纪实组照后，我便自己摸索，起早贪黑，冒着酷暑、风雨去创作，追随着拾荒大娘捡垃圾，跟着渔民撒网捕鱼，追踪失学孩子卖螃蟹，拍摄菜农的生活、百岁老人的家庭。”功夫不负有心人，1997年11月，胡亚玲的第一组纪实专题摄影作品《南渡江边捕鱼人》发表。“我与摄影的情愫，源于对海南的情愫。”胡亚玲说。

对于在云南长大的胡亚玲来说，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有着潜移默化之理解和感知，从小就羡慕身边少数民族同胞穿着独具特色的服饰，并被他们载歌载舞的生活方式所吸引。“作为一个摄影人，我身处海南，应该深挖这里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，用镜头捕捉他们的美。”胡亚玲说。自1998年起，胡亚玲决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拍摄海南的黎苗特色照片上。

“因为言语不通而被防备和拒绝拍摄的时候也有，但是黎族百姓都很好客和热情，真诚的沟通 and 交流，包括学习一些简单的黎语，喝一碗他们递过来的酒，或者

有些摄影师青睐于用镜头去捕捉故乡的美景，因为他们对那片土地爱得深沉。而在海南，已经步入耳顺之年的胡亚玲女士，是一位根在山西长在云南，却用心记录海南黎苗文化影像的自由摄影师。

“由于常年高强度的拍摄，积劳成疾，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神经，现在每天都要到医院输液、针灸理疗。”接受采访前，胡亚玲刚输完液。这并不是胡亚玲第一次住院，每次跋山涉水完成拍摄工作归来，胡亚玲总会落下一身伤病，“有些黎村苗寨的路确实难走，常常感到力不从心，但是我每次都给自己鼓劲，要坚持。”胡亚玲说。

18年间，胡亚玲一直在用镜头抢救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足迹遍布海南百余个黎村苗寨，拍摄了10万余张关于海南黎苗文化的珍贵照片，并与当地百姓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这些年，她一直不遗余力地通过参加摄影巡展、出书等各种方式向外界展示海南黎苗风情的独特魅力。

路，缓缓将车开到陵水县城修车灯。当晚十点多，大家才安全返回海口，每个人都像一只“落汤鸡”，除了相机，身上没有一处是干的。

这样惊心动魄的拍摄经历时常发生，2005年6月的一天正午，胡亚玲一行人耐着高温，跟着昌江七叉镇机告村符亚劳老汉上霸王岭，拍摄制作树皮布的树木。走了一半路程时，只剩下胡亚玲一个人还跟着。“这段路平时来回只需一个小时，你们太慢了，两个小时还没到山上。”符老汉有些埋怨。这时，乌云已经压顶，林子变得昏暗，胡亚玲先是被闷晒得大汗淋漓，此时又脚抽筋不断被树根绊倒在地。符老汉让她停下，不用再往上走了。

胡亚玲还是坚持手脚并用爬到目的地，在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打闪光灯拍摄了一组照片。此时，大雨瓢泼，电闪雷鸣，没有雨衣，也不敢靠近大树，胡亚玲只好弯腰低头保护相机。浑身湿透的胡亚玲下山后，坐摩托车一路颠簸到昌江县城，回到海口后大病了两个月，风湿关节炎肿痛和两部相机套在脖子引发颈椎病发作，让她痛不欲生。后来每当听到大家评价这组照片没有光影效果时，胡亚玲都苦笑说：“我能活着回来就不简单了。”

## 续写与黎族苗族同胞的故事

多年来，胡亚玲无数次自费往返于黎村苗寨，拍摄了“黎族民居”“黎族服饰与织锦”“黎族婚丧嫁娶”“黎族原始制陶”“黎族劳作习俗”“黎族节庆活动”等系列专题，出版了《海南黎族风情》《海南黎族苗族风情》《海南黎村苗寨》等书籍，举行

了系列海南黎族苗族风情摄影展，并在芬兰、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地的国际影展上用照片展示了海南民俗文化的独特异彩。

购买器材，再加上拍摄途中的各种支出，胡亚玲花费了三十多万元的个人积蓄。如果说到个人最大的财富，也就是这些年来拍摄的数十万张照片和出版的这些书籍。“人总是要离开世界的，而我还能留下一些大家觉得有价值的图片书籍，这就已经让我很欣慰，这么多年没有白辛苦，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”胡亚玲说。

“吃多少苦没关系，对黎族苗族和山区劳动人民的深情，以及对海南本土文化的钟爱，还有摄影人的一种坚韧，多种感情糅合在一起，使我在这条路上不断前行。”胡亚玲说，如今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，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改善，他们告别了茅草船型屋，住进明亮整洁的水泥房，这些是历史必然的趋势。

有些特色民俗文化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，“过去拍摄的一些黎族苗族的生活场景，现在已经消失了，所以这些照片才更弥足珍贵。对于文化，我们应该持有客观态度，珍重传承和详实记录，让文化即使不能在生活中继续，也能在图文书上保存。”胡亚玲说。

“过去只是单纯地拍摄照片，以后想继续关注少数民族群体，以拍摄纪录片的方式还原他们最真实的生存状态。”今年60岁的胡亚玲，虽已落下一身伤病，却还在有条不紊地谋划着新思路，并为之努力。“很多关心我的朋友都劝我该休息了，18年的摄影生涯，我觉得自己身上多了一份使命感，有些事情是我必须去做的，我与黎族苗族同胞的故事，还没有画上圆满的句号。”

## 胡亚玲眼中的黎村苗寨

文|胡亚玲



## 黎族美孚方言服饰

黎族美孚方言妇女喜欢穿绑染长裙折在前，织花鲜艳，上衣为方领对襟，衣边绣花。该方言妇女筒裙比其他方言的妇女筒裙都要宽长。十多年前，我去东方东河拍摄黎族风情，当时我用的是胶片相机，具体拍摄时间已经记不清楚。我曾听说东河镇黎族习俗保持比较完整，于是我就去了周边的几个黎村。果真是很不错，东方村、西方村、中方村不仅黎族风俗保持完好，而且村旁的田园风光也很美，黎村映衬着远远朦胧的九龙山，村民在田园里来回走动，有的去挑水，有的去洗衣物，就像一幅优美的画卷。这时刚好来几个穿着民族服饰的黎族妇女，于是我按下了快门。

## 五指山苗族收割山兰稻

《五指山苗族收割山兰稻》反映了海南苗族人民勤劳善良的精神面貌。山兰稻是一种旱稻，是海南苗族以刀耕火种方式种植出来的一种粮食作物。2013年11月正值山兰稻收获季节，我经朋友介绍专程去五指山拍摄苗族收割山兰稻。清晨他们就开始准备中午在山上劳作的食物，收拾好劳动工具，叫上几个亲戚一同帮助收割。从家到山兰园有好几公里路程，而且山兰大都种植在山坡上，他们要爬山涉水才能把收获的稻谷挑扛回家。我跟着他们一起去收割，看着他们收获的喜悦笑容，我按下了快门。

## 苗族睽叶蔗阳

苗族迁移海南岛始于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，从广西等地作为士兵被朝廷征调到海南，撤防后一些苗族士兵落籍海南，也有一部分因谋生而移居海南岛。苗族在海南岛特定的气候与环境下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情。《苗族睽叶蔗阳》这幅作品，是我在2007年去保亭苗村采风时拍摄的，当时正值中午，阳光较强，看见几位苗族妇女站在阳光下闲谈，其中一位年长妇女背着一个孩子，手上撑着一把用睽叶制作的遮阳伞，我想这就是海南苗族具有的特色，于是将其记录。

## 昌江黎族哈方言露天烧陶

黎族原始制陶最早的记载是宋代赵汝适《清蕃志》卷下：“……以土为釜瓠为器……土釜至今用之，瓠瓢间以水……”。这一生产技艺是黎族人民长期劳动的智慧结晶，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，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。2005年，经朋友联系羊拜亮老人，我去到昌江石碌镇保突村，记录下羊拜亮老人露天烧陶的图片。之后海南用我拍摄的这一组照片去申报国家级的非遗项目成功。如今羊拜亮老人年纪大了，不能再做了，这门技艺便由她的家人继续传授。

## 喜庆热闹的黎家婚俗

文|胡亚玲

2003年1月6日，我应热情好客的黎家人邀请，参加了保亭杞方言一个别开生面的黎家婚礼，热闹喜庆使我感受颇深。多少年来我一直追寻黎族文化的拍摄，多次到过东方、乐东、昌江、白沙、五指山等黎族聚集地，可是都没有拍摄到黎族婚俗，直到这次目睹了黎族婚礼的全过程，惊叹其这样的浪漫和热闹。

我在婚礼的前一天就赶到新娘家，并住宿在村里。当天下午四点左右，村里人劈柴、搭灶、杀猪宰鸭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村里人告诉我：黎族的习惯，村里不管谁家有事全村人都要来帮忙，而且一夜不眠，干活干累了就唱山歌，唱累了就吹拉弹奏，歇一会又接着干，直到天明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赶到新郎家，看到迎亲队伍由8人组成，挑彩礼的亲威跟在后面，八音队在前面边走边吹长调曲。迎亲队伍出至村口要向土地公烧香，求吉利；走到村口岔路要烧稻火，抛鸡蛋，意在求平安。

我随迎亲队伍来到新娘家，

迎亲人员被请进屋里的长桌边对酒当歌，八音队被安排在屋外吹奏结婚曲，我被这家的黎族音乐所感染。接着婚宴开始，大家喝酒向新婚夫妇庆祝，午宴过后，迎亲队伍开始返回男方家。

新娘进村时，男方家早已在新房里摆好长木板桌，靠墙一侧是长床，床上放着新棉被，送亲人员和迎亲人员纷纷入座，这时，女方的伴娘和男方的带娘喝交叉茶，给足红包后才将茶水收起，摆上酒菜，开始一场丰盛的晚宴。

晚宴过后，大家提前守候在新房一角等待“逗娘”，“逗娘”在黎家婚俗中不是逗新娘，而是逗伴娘。青年小伙一个劲地向伴娘敬酒，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而在伴娘，伴娘如果不喝小伙子们敬的酒，那么八音队就会在伴娘耳边猛吹猛敲，伴娘就会用饼干等食物去塞吹奏者的嘴，使得乐队无法吹奏，伴娘才可清静片刻。天色已晚，小伙子们“逗娘”的兴致很浓，我因熬不了夜只好先走了，八音队的乐曲响彻山谷，有趣的黎家婚俗使得原本寂静的小山村好一番热闹。



黎族婚礼第二天，新娘清晨汲水以示勤劳。

(本版图片除胡亚玲工作照外均由胡亚玲摄)